

陈丹燕
历史
三部曲

蝴蝶已飞

陈丹燕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陈丹燕
阅 历
三部曲

蝴蝶已飞

陈丹燕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蝴蝶已飞 / 陈丹燕著.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 6

(陈丹燕阅历三部曲)

ISBN 978-7-5339-3420-0

I. ①蝴…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7775 号

蝴蝶已飞

作 者: 陈丹燕

策 划: 曹 洁

责任编辑: 董建生

装帧设计: 陈太阳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字数: 117 千字

印张: 7

插页: 5

书号: ISBN 978-7-5339-3420-0

定价: 26.00 (精)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北 风

- 2002 年的冬天 / 003
2007 年的初一 / 011
2011 年,回望我的大学 / 014

同 城

- 上海多米诺 / 021
为 ELLE 描绘上海女子 / 028
两个女子的公园 / 039
混杂即自我 / 064
地方化的世界主义 / 068
不可思议的窗框 / 072

书 架

- 向北方 / 081
童话 / 087
约翰与哲诚的钢琴课 / 090
一个独生子的黄昏 / 093
《良友》往事 / 096

**无
形**

半爪 / 113

关于浪漫 / 116

**麦
克
风**

上海对我的意义 / 121

外滩生生不息 / 127

欧洲旅行与上海生活的经验 / 141

**玉
米**

2005 年, 在爱荷华 / 149

初夏的河流 / 213

跋 / 217

北 风

2002 年的冬天

我在继续写一个长篇小说，关于在上海生活的买办家族的故事。这是我写了八年散文和非虚构作品以后，再一次写虚构的小说，一个由原型故事脱胎而来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我想写出上海历史中独特的是非莫辨、复杂丰富的面貌。按照从前何小鲁的说法，与买办与列强纠缠在一起的上海，是从中华民族伤口上开出来的美丽罂粟花。我想写出与向西方开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被喜爱、被痛恨或者被冷落与珍藏的历史给上海人的生活 and 心灵带来的影响与压力；想写出这座城市中一部分人的重负、活力和梦想；想写出这座城市性格里深藏着的对西方世界的眷恋。总是有记者问，你认为自己是上海的代言人吗？我从来当不成上海的代言人，这是个都市，都市表示，它有多重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状态存在，一个人、一种人，永远也不会成为其他人、另外数

种人的代言人，人群与人群之间，价值观、世界观和是非观相当不同，甚至因为住在不同的街区，连脸上的表情都是不同的。怎么代言？我写上海，仍旧是因为我对这个城市有了解它的兴趣，有着想要表达自己观感的热情。

长篇小说写得很辛苦，在结构上花了很多功夫，在采访上花了更大的功夫。但是，从中学到那么多，所以感到安慰。常常在电脑前工作八小时以上，不间断，中间尽可能不休息，因为一旦被打断，就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再进入情境。所以午饭通常被省略了，不过并没瘦，像通常会联想的那样。只是晚上感到很累，背上的肌肉常常会静力损伤，伤科的医生来推拿，说：“你背上的肌肉一点张力都没有了，你说算什么？”

我说：“算是牛皮。”

医生就笑：“我没有这么说过。是你自己说的。”

心里并不觉得苦，倒是有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坦然。

今年冬天，西伯利亚寒流第二次来袭的那个大清早，起了个大早，去博物馆看国宝展。刚听说为了庆祝博物馆成立五十周年，要集中展出七十二件晋唐宋元时的国宝级字画的

时候，我正在忙着采访，没有在意。上海的展览和演出不断，要是什么都不落下，就不用干别的了。但是，陆续听到了，香港有朋友专程来看展览，台湾也有朋友专程来了，外地的朋友当然不断地打电话来，说人在上海，为了看展览。甚至有一个小时得了小儿麻痹症的朋友也要到上海来看展览。因为他，我想起来在本埠新闻里看到过博物馆前蜿蜒的人龙，都是等待去看国宝展的，为了看《清明上河图》，即使进了博物馆，还要排三个小时左右的队伍，观众都为《清明上河图》疯狂了。开始，我想，这与上海人“人来疯”的特点也有点关系，从前看埃及文物展，上海博物馆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不大相信经过快一个世纪的清剿，到了我们这一代，真的就有这么多人，能与国宝们血脉相连。是为了怕到春节会更拥挤，我才决定与丈夫一起快去看那个展览的。

上海博物馆是我喜欢的博物馆，它小而精致，像一粒细碎的钻石。进门的时候，看到购票处前蜿蜒的人龙，静静站在寒风里。大清早，就看到博物馆的馆长和副馆长都已经在门厅里招待文化界和政界的人，他们有一点点小小的特殊，可以在博物馆开放时间以外，在保安控制下，进展厅看展览。

进得门去，大家都先去看《清明上河图》，怕人越来越

多，就无法细细地看了。

但在《清明上河图》的门口，还是排了一条队伍。远远的，看到无声的人群低低地伏身，看着灯光照耀的地方。想必，那就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了。展厅里温暖而幽暗，若有所思的人群渐渐向前移动。等着进场的人，轻声说着话，大多是在惊叹那些在寒风中等待的观众。我突然想起了葬礼。

当走向陈列着《清明上河图》的展柜，看到已经变成深棕色的绢丝上那个十三世纪的中国，是那个姓张的画家眼睛里心里的中国。起伏的土坡，像北方人的馒头，盘根错节的绿树，河流里温顺而清洁的白水，两头像中国飞檐那样活泼地翘起的木船，红色的桐油大伞，土道上一顶轿子，正被人抬着急急地向城里去，让人想起了潘金莲。热闹的道路上，有酒馆朱红色的幌子在飘荡，门前一堆人围着，在看热闹。河道里，将要经过木桥的大船出了事，桥上桥下，一众男人们，个个手忙脚乱。那黑色的曲线柔软的瓦顶，让我想起了日本小街巷里的老房子。我在那样的老房子里住过，深夜万籁俱寂时，老房子里的木头便发出老人伸懒腰时钙化的骨头发出的声音。“那房子像是日本的呢。”我说。我丈夫和王安忆齐声说：“要说他们的房子像我们宋朝的。”是的，他

们学我们的，可，徒弟的手艺还在，师傅的已经灰飞烟灭了。在《清明上河图》里，在桥上站着的，路上走着的，赶着牛的，骑着马的，倚在酒馆美人靠上望街景的，竟然都是男人。这才想起来，中国古代，妇女是不可以随意抛头露面的。好不容易，在一个街角找到一个女人，抱着个孩子，仔细一看，还是个老太太。唯一一个有点姿色的，只能在二楼弹琵琶，想必是个风尘女子，董小宛之类的。

这时，才知道为什么这个展览看得慢，大家到了《清明上河图》前，都走不动了。那么多人物和风景，看不过来。画里的那个中国，那么活泼，好看，享乐，清爽，安静，让人舍不得。看的人不是存心慢，而是忘记了时间。站在那里，时时用手抹掉别人不小心留在玻璃上的油腻的鼻子印，心里只是想：“现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呀。”

“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中国画家了。”我丈夫说。他是《艺术世界》的出品人，说出这样的话来，想必是他从来没看到过这样宁静敬业又有技巧的画家吧。在翡冷翠看洗礼堂的铜门时，我也听到四周的人每每惊叹现在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意大利雕塑家了。也许，这是人类的问题，黄金时代过去了，白银时代过去了，青铜时代也过去了，我们现在是黑铁时代，

丢失在所难免。要是这样想，对中国人丢失自己的传统的伤痛，就会得到一点安慰。

但是，心里难免悲伤。

从《清明上河图》那里离开，我还是有一种与辞世的亲人遗体告了别的感觉。

然后看到了宋朝皇帝画的鸟，看到司马光写的字，“是那个小时候砸了缸的司马光吗？”我问我丈夫， he 说是。我当红小兵的时候曾经批判过他的故事，由老师带领着。看到王羲之他们家七代人书法的集成，看到南宋的隐士们，国家已亡，不能跟进的人，都逃到山里去，不再讲究，男人们满不在乎地裸露着他们的大肚子，看到陆游八十岁的时候在一封信里大骂他的侄子，他年轻时写过“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好词，让世世代代都知道他的软弱和深情，我一直以为他是像梁山伯那样早死的，今天，晓得了他活到那么老，还有力气声讨他的侄子。在一幅字前，我看到了一个写着“赵子昂”的古印，我说：“赵子昂就是那个写诗的吧？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丈夫说：“哪里，那是陈子昂。”

中国历史上那些灿烂的名字，像鸽群一样在我的心里掠

过。捕捉不到，但留下大片的阴影。

“你看，每一幅字画的后面，都裱着长长的纸，上面写满了跋、题记、鉴赏题词，几代人的字迹。还有几代人的鉴赏章。”我说，“他们一定像《红楼梦》里那样，找个大雪天，备下小菜，烫了酒，喝酒，看字画，写跋，吟诗，这些后面的东西，一定就是这样留下来的。”

我丈夫说：“那就是从前人们对自己文化的敬爱和珍惜。他们能享受这些东西，也享受得起。”

我们现在，晓得饭后唱卡拉 OK。

去过埃及的朋友回国来说，他认为现在的埃及人一定不是那个曾经创造出那么灿烂文明的埃及人，他们的种一定不同。有时，我也想，也许我们也不是那个创造出这么灿烂文明的中国人，我们的种也许也是不同的。

离开博物馆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等待进入展厅的队伍，从一楼一直排到五楼，然后又从五楼排到一楼的展厅门口。“什么时候，中国人这么爱自己的文化了？不再破四旧了？”我心里嘀咕。我小时候目睹过民众聚集，焚烧四旧的记忆又出现在脑海里。烈火熊熊，我将妈妈的茶杯藏在浴缸里，用脸盆扣着，因为那杯子上面画了斯文的青山绿水。连

一个七岁的孩子都知道那是四旧无疑。在门外浩荡的寒风中，队伍从博物馆的正门一直绕着博物馆的外墙，排到后门。这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老人和青年，外地人和上海人，他们都安静地站着，等待看一眼那些字画，等待看一眼从前那个宁静的，享乐的，绿树黑瓦，自然庄严的老中国。这样的情形，真是让人感动而悲伤。

下午回到家，继续写我的长篇小说，很巧，它的名字是《慢船去中国》。

2007 年的初一

新年的清晨，早起的孩子在自家门前放着昨夜剩下的鞭炮，零落的鞭炮声，有一声没一声地响着，对子夜时分满城惊天动地的鞭炮声记忆犹新的耳朵，简直不能习惯这种寥落。在窗上，隔着窗玻璃，看见樟树下那孩子小小的背影，手里握着一根香，独自在院子里放鞭炮，鞭炮发出的，只是单调的响声，再也没有了昨夜的浩荡热闹。地上厚厚地铺着昨夜鞭炮的碎红，到处都是烧焦的二踢脚红色的尸体。那孩子就在那上面独自跳来跳去地放着他的鞭炮，大约是不甘心忙乱了总有半个月的新年，那么热闹的团圆之夜，突然就消失在初一的清晨。他不能理解这稍纵即逝的节日的欢乐。

客厅里仍然闻得到大年夜家宴的气味，鸡汤的气味，清蒸鱼的气味，葡萄酒的气味，烤麸上麻油的气味，西瓜的气味。只是昨夜暖融融的食物气味，在寒冷的空气中凝固了，

变成稠重而且冰凉的一团。团聚的一家人的影子，还晃动在新鲜的记忆里，但客厅里已经空无一人。大年夜，年迈的父母，头发开始花白的兄弟姐妹，长大成人的孩子们，曾团团坐在面向阳台的沙发上，那里能清楚地看到院子里放烟花的情形。烟花灿烂地照亮了家人的脸，那些是眉眼非常相似的脸，从沙发一端望去，一张张脸的侧影那么相似，遗传神秘的痕迹，真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细细地看，能看到家人脸上慢慢多出来的皱纹，是因为生活中的什么不测，而眉眼里的快活，又是因为哪些收获。在大年夜与跟自己长得最相似的人们团团坐在一处，这就是团圆的本意吧。为了这个团圆，人们从半个月前就开始忙碌了，就为了一个团圆之夜。那是一年一次令人烦恼又愉快的夜晚，一个团圆之夜，人人都必须欢快，或者显得欢快的夜晚，为了家里人，为求圆满，为了自己，必须欢快。

年迈的父母疲劳得几乎被埋在沙发里，不说话。他们努力抗拒着疲劳，为了给大家一个团圆之夜。他们的孩子们都是疲于奔命的中年人，他们的脸被烟花照亮的时候，似乎重返到童年时代，那时他们都是穿着棕色条绒裤子的兄弟姐妹，站在自家屋顶看六十年代简单的烟花轰然出现在漆黑的